

目錄

輯一 山·雅音清遠

序 張惠玲教授	4
自序	6
1 / 難忘的童年旋律	12
2 / 我和「貝九」喜相逢	20
3 / 巴赫《雙小提琴協奏曲》	28
4 / 純音樂與《哥特堡變奏曲》	32
5 / 古典樂壇的另類「風塵三俠」： 舒曼、克拉拉、布拉姆斯	36
6 / 第四「B」的《樂隊協奏曲》	48
7 / 月亮惹的禍	56
8 / 華格納《指環》的愛恨	62
9 / 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我如是聞	66
10 / 機場奇遇記	78
11 / 天鵝之歌	88
12 / 魂歸何處	98

輯二 水·眾樂匯流

1 / 「人生如逆旅」	104
2 / 何謂愛	126
3 / 花、海、夢與愛	132
4 / 又是月亮惹的禍	138
5 / 星光之下	144
6 / 草原之歌	150
7 / 謝謝七色之光	158
8 / 孝愛之音	162
9 / 當你老了	170
10 / 「孤舟沉寂，晚景涼天」	174
11 / 從此岸看「比岸」	182
12 / 品樂思源	188
後記	196

序

的知音。

我深信這本音樂的鑒賞評論，將會成為黃院長伴隨讀者在涉山跋水的人生客途中的對話。

張惠玲教授

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主任

跟黃永成院長認識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一同工作開始。黃院長是個謙謙君子，處事有條不紊，總叫合作的人感到舒暢和有效率。黃院長退休後擔任善衡書院的院長，其間對音樂系作出很大的支持。不過，當時還以為院長只是一個音樂愛好者，當讀到這本書，才驚覺院長是個有深度的樂評人，雖然謙稱自己的作品算不上樂評。

《山水樂話》裡面提到的作品涵蓋中外古今，作者雖然譔嘲為「雜」，也正是「雜」才可以把「刻角引商，雜以流徵」的古典音樂化成流暢的文章，跟讀者分享。同樣，書中連俚俗的「下里巴人」，也可以娓娓道出作品的淵源和流變。《山水樂話》的作者不但醉心聆聽音樂，更努力閱讀與音樂相關的海量文獻，努力學習了艱澀的樂理，也許為了彌補他自己認為的年少遺憾。

書名中的「樂話」出自中國的傳統。文學作品裡有詩話、詞話、文話，甚至有曲話，其中不少成為名著，膾炙人口的「話」往往風靡一代，好像王國維所說的「三種之境界」。黃院長不但閱讀音樂文獻和理論，還把人生經歷融匯到音樂裡面，把欣賞音樂昇華到人生的感悟。書中記下的不單是居於山水之間的唱和，也不單是樂山樂水的仁者、智者的喜好，更像是伯牙、子期對巍巍蕩蕩山水

自序

我的家在九肚山下，而退休前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學則有個未圓湖，一山、一水。

山一點不高，沒甚麼名氣，但山上的草木翠綠鬱蒼，偶遇雲低霧繞的日子，也顯得有點秀氣。九肚山原名狗肚山，大抵根據山的形狀得名。狗肚聽來有點庸俗，不知是誰的主意給它換了個字，但「九肚」究竟是指甚麼，我住在山下多年至今還沒搞清楚。「狗肚」雖然是俗了點，但勝在直截了當，形象鮮明。

未圓湖也，一如其名乃未圓之湖，這名字不但貼切優雅，更寓意高遠。根據崇基學院的網上介紹，「未圓」蘊含「仍未圓滿，須繼續力求圓滿」之意。湖的位置靠近大學其中一個入口，入口處建有一座線條簡約的牌樓。牌樓石柱和橫樑向外一面都題上字，向校園那面沒有對聯，但橫額則寫上崇基學院的校訓：「止於至善」，離開校園時自然會看到，這四字正正和未圓湖遙遙呼應唱和。

《論語·雍也》言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」。雖不敢妄稱仁者或智者，但山與水，魚與熊掌，為何不可兼得？這一山、一水，一雅、一俗，就好比我的聽音樂的喜好：雅俗共賞。

還記得數十年前，在美國認識的一位友人曾經對我說：「You have eclectic taste in music.」如由我自己來翻譯，稍為自戀一點的說

法是：「你欣賞音樂不拘一格。」相反，以自嘲的口吻來說就是：「你的音樂口味挺雜。」無論如何，對我來說，也是一句美言。

从小便愛聽各式各樣的音樂：古典音樂、西洋流行音樂、時代曲、粵語流行曲，以至粵劇。反觀成年後由於事情較多，也可能因為已經慢慢培養出個人的喜好，以致日常接觸的音樂類型比以前略為收窄，對於當下的流行音樂所知不多，恐怕已成為一個古董級樂迷吧。

由於聽得比較雜，自小便認為音樂難以客觀地評定好壞。當然，如果心中採納了某一套準則的話，自然可以以此作為根據判斷；可是準則的選擇各有不同，難有絕對標準。終歸到底，欣賞音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但喜歡甚麼音樂，為甚麼喜歡，樂曲有甚麼獨特之處，這些觀點還是可以討論，也值得互相交流的。

聽音樂可以說是我一生花費時間最多的愛好——佔最多時間的吃飯、睡覺總不能說成是愛好吧！——從多年聽音樂的體驗中，多多少少形成了一些觀點和品味。空暇之餘把這些想法寫下來，不知不覺間便完成二十多篇散文，現選取二十四篇匯聚成集。近代音樂大都採用十二平均律，將一個八度音程等分為十二個音。因為每個音都可以作為一個音調的基音，而近代音樂常用的音調主要分為大、小二調，所以二十四在音樂中是個常見之數，剛巧吻合。

大約一半的文章與古典音樂有關，另一半的題材則源自中、西流行樂曲，以至粵曲；好比一山、一水，故此書題名為《山水樂話》。

我不是音樂家，也不是文學工作者，不知道怎樣去為集裡的文章定位，它們算不算得上是樂評或者音樂論文？個人感覺算不上，雖然文中對一些音樂作品作出評論和比較，但分析不多，也不

專業，有關音樂本身的描述和評價也不大齊全。那麼這些文章的目標何在？

大家想必會同意，音樂的真實本質只能是音樂本身，無可替代。見諸於文字的論說，無論內容高與低，有沒有新的創意，嚴格來說都是音樂以外之事。當然，一些文壇高手能把觸不到、看不見的樂韻巧妙地轉化為白紙黑字，塑造出另一種藝術珍品，比如大家熟悉的白居易《琵琶行》：

大絃嘈嘈如急雨，小絃切切如私語。

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。

間關鶯語花底滑，幽咽泉流水下灘。

水泉冷澀絃凝絕，凝絕不通聲暫歇。

別有幽愁闇恨生，此時無聲勝有聲。

詩人把抽象的琵琶音樂用「急雨」和「私語」形象化，精準地表達出大絃、小絃「錯雜彈」時的高低錯落變化。

又好比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第二回，作者以各種具體描述去突顯王小玉說書技術之高明，其人、其聲躍然於紙上：

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，陡然一落，又極力聘其千迴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裡盤旋穿插。頃刻之間，周匝數遍。從此以後，越唱越低，越低越細，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。……忽又揚起，像放那東洋煙火，一個彈子上天，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縱橫散亂。這一聲飛起，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。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，忽大忽小，

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，有如花塢春曉，好鳥亂鳴。

此中的功力，有如神龍擺尾，踏雪無痕，對我而言是遙不可及的。反觀集裡的文章，選材都基於個人喜好，除了對音樂作簡單的介紹再加上一點粗淺的樂理分析外，內容主要是多年積累的個人觀察和感受，再加上一些天馬行空的「弧」思「聯」想，或添上幾筆難以忘懷的陳年舊事，最終避難就易地湊成一篇又一篇。

如果要問本書的讀者對象是誰，我也說不清，只能說文章是寫給各方知音人士，希望能吸引一眾用心聆聽音樂的讀者，引起他們的雅興，和他們交流些心得，若他們覺得文章沉悶，放下也無妨。但私底下還是有一個願望——

作曲家創作樂曲那一刻，音樂就像初生嬰兒般出世，但它只存活在人的腦海裡。當這些創作被記錄下來，寫在紙上或儲存於電腦中，音樂才得以脫離創作者獨立存在。但紙上或電腦中的音樂並沒有真正的生命，只有當樂手彈奏、聲樂家吟唱時，它才能夠獲得重生——重生於演奏者的腦海裡、手口裡，重生於聽眾的耳中、心中。

沿著這思路想，樂評好、樂話也好，雖然不能代替音樂，但每當被閱讀時，這些作品若能在讀者腦海中喚起一星半點的音符樂韻，那音樂，豈不是又獲得重生了嗎？

以此為序。

二〇二五年六月八日

寫於九肚山下

7 / 月亮惹的禍



首先要向張宇、十一郎致歉，借用了他們的歌名，卻並非在討論他們的作品。

古往今來，不少樂曲都跟月亮拉上關係，「招惹」上「月亮」最著名的古典音樂作品，要算貝多芬的《月光奏鳴曲》（*Mondscheinsonate*）。不過此曲的命名並非來自作家本人，是源於貝多芬身故後一位樂評人的個人觀感，所以這浪漫遐思是否真的貼近作家的本意，只能說一句「天曉得」。除了《月光奏鳴曲》，另一首我喜愛的而與月亮有關的古典樂曲，毫無懸念是克洛德·德彪西（Claude Debussy）的《月光》（*Clair de lune*），是他《貝加馬斯克組曲》（*Suite Bergamasque*）中的第三首。

這鋼琴組曲一共只有四首小品，依次為《前奏曲》（*Prélude*）、《小步舞曲》（*Menuet*）、《月光》和《巴瑟比舞曲》（*Passepied*）。組曲寫於一八九〇年，當時沒被任何出版社看上，及後經德彪西多次修改，歷時十五年，當作曲家在樂壇上成名後才得以印行。這套作品的發表過程看似迂迴，甚至有點投機的成分，但當中卻包含了一首經典名作——《月光》。

「月光」一詞好懂，但可能有人會問，「貝加馬斯克」究竟是甚麼？

貝加馬（Bergamo）是北義大利的一個地區，貝加馬斯克則泛指當地的人和物，也可以代表當地流行於十六世紀的一種街頭表演或鄉村舞蹈。莎士比亞名著《仲夏夜之夢》就曾經提及這種舞蹈。

那「月光」跟「貝加馬斯克」又有甚麼關係呢？

《月光》是法國象徵派詩人保羅·魏爾倫（Paul Verlaine）寫於一八六九年的一首詩，德彪西曾先後兩次為這首詩譜寫過藝術歌曲，此詩對他而言應該印象深刻。詩中提到戴著面具的貝加馬斯克歌舞者：

一直用小調旋律去高唱

能征服一切的愛和安適的生活，

慶幸命運對自己的眷顧，

而歌聲揉和在月光下。

平靜的月光，悲傷而美麗，……¹

德彪西以「貝加馬斯克」命名整個組曲，可能是為了突顯《月光》一曲的中心地位。組曲裡作品多採用非傳統調式²，包括五音音階和全音音階³，也充滿平行和聲等所謂印象派音樂的影子，雖然未臻德彪西創作技巧的高峰，但根本的意念已開始浮現。簡單地說，就是讓弦律的結構與和聲的處理方法從傳統規條中釋放出來：音與音之間、和弦與和弦之間的關係變得更自由，和諧與不和諧的

1 翻譯自：Verlaine, Paul. *Clair de lune. One Hundred and One Poems by Paul Verlaine (a bilingual edition)*. Translated by Norman R. Shapiro.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 1998.

2 調式是以特定順序將一個音階裡的音從主音開始連結起來，一首樂曲裡音與音之間的關係是根據調式來釐定。近代西方音樂主要採用大、小兩種調式，但各個地區在不同時代也流行其他的調式，比如古希臘的多利亞調式，亞洲地區常見的五音音階等。

3 全音音階是避開了半音音程而組成的音階。

界線也變得更隨意，作曲家因此獲得更大的空間去創作音色變化多端的樂章——就好比在一幅印象派的畫作中，傳統的線條被打斷，變得更短、更多變，靠近來看，筆觸與筆觸的關係模糊不清，但站遠一點看，一幅美麗圖畫就會呈現出來。

《月光》的音樂結構基本上採用 ABA 三段式。鋼琴不屬於如小提琴的弦樂器，也不屬於如長笛的管樂器，它是敲擊樂器，演奏時對音色的控制相對有限。還好現代鋼琴的高中低三個音域各有特色，為琴色添加色彩。《月光》由中音音域兩個小三度音「平靜」地開始，這音域最貼近人聲，音色溫柔，但在柔情中，小三度音隱隱帶著一絲憂愁，如詩中所說的「悲傷而美麗」。在弱拍開始的旋律瞬間提升八度，接著是一系列優雅的下行，9/8 拍子加上切分音，錯落有致，恍如在夜闌人靜的時刻，一個未眠者的腦海裡忽然掀起一陣陣思潮，思潮起起伏伏後沉澱下來，樂曲進入第二旋律。

如果我們有機會翻看樂譜，便會發現樂譜至此滿佈高音和低音，高音、低音交替，構成一幅精緻的圖案。樂曲先由左手彈出極低的八度音程，接著左右手一起迅速在高音區回應一大堆音符，這些高低音符產生的音響投進腦海，變成另一幅畫面，好像在平靜的湖面拋下一塊石頭，敲碎了湖面上的倒影，再拋下一塊，又再敲碎了倒影……倒影在漣漪中蕩漾，那是月亮嗎？是未眠者在等的那人嗎？還只是一些空中樓閣的影像？樂曲中沒有答案，樂段只輕柔地由四個琶音作終結，琶音由低至高，把我們的視野引向夜空，也接來有極大反差的 B 樂段。

如果說 A 樂段是緩慢、靜止，由上而下，那 B 樂段便是激動、奔放，由下向上翻騰。行雲流水的樂段讓我想起「雲破月來花



弄影」的詩句，皓月衝破了烏雲，思潮也一往無前打破桎梏，引來全曲的高潮！短暫輝煌過後，深夜又回歸平靜，樂曲後又回到了A段的旋律，漸漸進入尾聲，樂段揉合前面內容，熟悉的音韻欲斷還連，離別依依。

從平和中開始的《月光》，也結束於平和之中。聽《月光》，如讀《月光》一詩，讓我腦海裡不期然看見一幅充滿柔和月光的畫面——圖畫在述說一個故事，不知道前因，也不知道後續，要說的都盡在畫中。

《貝加馬斯克組曲》的唱片很容易找，單含《月光》一曲演奏的更多不勝數，坊間甚至有一些改編成管弦樂團演出的版本。添加了樂團的演出，音色雖然變得多姿多彩，卻失去了鋼琴的高冷。糖雖甜美，多了是否會過於甜膩？

順便一提，組曲中的《巴瑟比舞曲》也是我的摯愛，它節奏明快，旋律及和聲看似充滿古典韻味，實際上卻新穎而另有創意。樂曲同樣採用了ABA三段式。B段和尾聲樂段雖然簡單，但那種新奇的效果特別讓我感動。像這樣新奇的片段，在組曲中到處可見。

「招惹」上月亮的還有另一首古典名曲，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（Antonín Dvořák）的《月亮頌》（*An den Mond*），是他的歌劇《水仙女》（*Rusalka*）中的一首詠嘆調，內容與愛情有關：

星夜的天空上銀色月光，你的光芒照耀遠方，
你盡情地漫遊全世界，注視這人們的窗戶，
啊，月亮留下吧，留一會兒吧！

告訴我，我愛人在哪裡？⁴

樂曲先由豎琴、管弦樂器輕輕拉起一段前奏，女聲平靜地接入，婉轉有如傾灑在海上柔和的月光。和《月光》的佈局不同的是，歌的情緒先平靜，然後慢慢地加強，越來越激動，最後在如泣似訴的祈求中結束——傾訴著那「求而不得之苦」。

孤陋寡聞的我，第一次聽這曲時已經在唸研究院。當時身邊不少朋友都跟隨麥寶嬋老師學太極，鍛鍊鍛鍊身體。麥老師是旅美武術名家，也是國際知名演員甄子丹的母親。有一次機緣巧合，隨她幾位學生前往她家造訪。麥老師的家位於波士頓市外一個小鎮，雅致、安逸、寬敞，更備有一具音色優美的三角琴，她當時便為我們高歌一曲《月亮頌》，由我的一位鋼琴高手朋友臨場讀譜伴奏。雖是不經意的安排，彈唱配合卻似天衣無縫，況且表演者就在眼前，美妙之音就在耳畔，聽者如我，皆深深為之動容。

不知不覺間，這已成為半個世紀前之事。這些「招惹」月亮的音樂之所以令我回想起陳年舊事，也許是因為我眼前的月亮和我小時候見的是一模一樣，並沒有絲毫改變。相比之下，許多小時候遇見的人已不知何處去，許多小時候遭遇之事已事過情遷。

說起往事，寫本文前，曾看了一遍史提芬·沃爾什（Stephen Walsh）《德彪西：聲音畫家》（*Debussy: A Painter in Sound*）一書，是我遠在美國的博士導師，布羅克特教授（Roger Brockett）多年前饋贈。很遺憾，在本文初稿完成後不久他便離世。與我「千里共嬋娟」者，又少一人。

4 [捷克] 雅羅斯拉夫·克伐比爾原詞，喻宜萱、周美玉譯配。